

喬治桑傳

她的雙重生活：女作家

(*The Double Life of George Sand,
Woman and Writer*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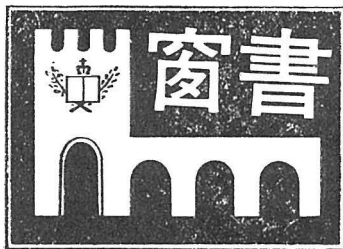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溫妮加頓 (Renee Winegarten)

出版：紐約市基本叢刊 (New York: Basic Books)

頁數：三三九頁

售價：十五美元

評介：絲巴克 (Patricia Meyer Spacks 作家)



喬治桑在使女性私生活公開的

藝術上是位急先鋒，她穿長褲、抽香菸、頻頻有光怪陸離的戀愛事件（她堅決主張，決不一次找上兩個，而這種說法的精確性十分曖昧），也像她產量豐富的小說一樣的多，這些都使得當代的人神魂顛倒。

這本有關她的最近傳記，邀請二十世紀的讀者，同等接納她的作品與行爲，作爲一種尋找自我，一種不斷的掙扎「以了解她本身是女人、是人」的觀感。一到喬治桑在例證上顯示了她情致纏綿上的左右爲難，這時就現出了她存在上的、和女權上的窘困。在她玉殞香消後兩世紀（譯按：應爲一世紀。）依然具體表現了流行的論點，仍然需要注意。

然而，假定她是爲着了解與認同的一種掙扎，這並不具有甚麼詮釋力，既不能結合、也不能說明這位女作家的一生。她父親是閹閹門庭的軍人，而母親則是位脾氣不穩定的小家碧玉，杜萍（*Aurore Dupin* 喬治桑的本名）幼年喪父，同媽媽又合不來，由奶奶把她帶大，容許她自立，老太太臨到逝世前，甚至讓她控制家產。經歷了這種改變的生活，虔誠的熱情鼓舞了這個小妞兒，到她回到了世俗的存在中，便立刻失落了；她十七歲就出嫁，先生是她自己挑上的一位杜德文特少尉，是位男爵的非婚生子，婚後不久便艷事頻傳了。她生了一子一女；在自己的小說中，採用了一個男性的筆名認識了自己，開始過着越來越離經叛道的的生活，終致於取得與先生合法分居。她和米塞與蕭邦的情緣，就像她小說中對性方面的直

言不諱般，引起了廣大的注意，在那些小說中，注意的人或許看得出自傳的性質來。她運用自己的影響力，例如為政治犯的利益，從事過短暫的政治活動；不過在一般來說，她自滿於極其個人的——雖然喧騰衆口的——生活。她年逾不惑以後，還和一個比她年輕了十三歲的男人，有了十五年的關係。她寫作却是繼續不斷一直到死，她在七十二歲時由於腸阻塞而逝世。

由於這種一生境遇而得到的魅力，也像大多數魅力般，主要出自旁觀的人。對喬治桑的一生仔細觀察，就透露出了衝突、甚至苦悶。她的廣結善緣，似乎並沒有替她帶來多少幸福。虐待狂的米塞使她陷入了承諾又退出那既吵鬧、又痛苦的關係，而以聲稱她的無能來折磨她。她和蕭邦在一起的時候，蕭邦的病勢日見沉重，要求的是一份母愛的照顧，顯然她並沒有以情感的營養作回報；最後他和喬治桑在一次嚴厲的衝突中，竟站在她女兒的那一邊。她那位千金素南格變得好疏遠，連生第二個孩子都沒有告訴媽媽；直到喬治桑死時，素南格還抱怨媽媽不理會她。儘管喬治桑找到了好多好多風流才子為伴，也認識當代最重要的畫家與思想家；要一個新情人，從來沒有失過手。却顯然沒有滿足一些內在的重大需要；她的文學產量強烈得迫切，反映出財務上的需求，也暗示出心理上的需要，從來都沒有減輕過。

溫妮加頓對這種需要的性質，並沒有提供甚麼啓發性的推測。她所供給的是暗示，精神分析理論的零零碎碎（喬治桑所尋求的，是她那位雄糾糾年輕父親的新造型；她要一個更能滿意的母親；她從來都不覺得被人充份愛過），或者女權運動的社會學（這位女小說家力圖克服傳統上對女人期望的限制）。這些片斷的暗示，雖然表面上說得過去，却並沒有使這些資料能適當了解。對於客特（Curtis Cate）在一九七五年所著那本周到的傳記，溫妮加頓小姐並沒有在那些素材上，增加甚麼事實；除開自我認同的尋求這種模糊的見解以外，也



法國女作家喬治桑 1804—1876

沒有一致的新解釋，也沒有獨到的文學分析。和果她避免了從前注釋家神氣十足的語氣，依然在她主題的複雜上現得無從作答。在這本傳記裏，喬治桑既沒有活生生來臨，也沒有變得使人心領神會。

在另一方面來說，這本書所提供的素材，引起了顯著逼人的問題——尤其是性別對於本書這位非凡主題人物的意義。當然，她那種生活方式的本身，就引起了這種問題，由於她不顧一切地堅持穿男人的服裝、男人的舉動，却又混合了明明顯顯誇耀女人的性感，充滿了矛盾。她長期照料蕭邦，暗示出她個性中一種強烈的母性，可是她對自己子女的古怪行為，對這種假設又是一種反駁。溫妮加頓小姐指出，喬治桑年華日增時，更為顯著地以女性的仁愛與熱情認同自己，認定是普天下的「好媽媽」角色。但是她也為了自己「男性的」道德而責備自己，在一封信裏寫着，她「簡直錯了……便是選擇藝術家作朋友，比起來還是喜歡男性的道德標準而不喜歡女性的；好裘麗蒂呵，我要趕忙向妳承認這一點，女人而失去了她的溫柔嫵媚，就會變成劣等人了。」因此，她認識自己性感的公開表現，出於一種男性的模式，透露出她溶合了的，正是以前蔑視過的社會希望方式。她這本傳記更為大聲地說出了，一位才女企圖自由自在時，她所付出的是代價，而不是所獲得的報酬。